



▲父子合影。（作者供图）

那年中考填报志愿的时候,我征求父亲的意见,他强烈要求我报读巴师(即河池市巴马民族师范学校)。

“你看我们学校几位刚分配回来的老师,个个能歌善舞,多才多艺,你报读巴师,将来能像他们一样就不错啦!”当时中心校的韦扬,方小礼两位老师是巴师毕业的,一回来就教毕业班,还兼上音乐、体育和美术课,很快就成了全乡的教学能手。父亲说:“读巴师不用交学费,每个月学校还发生活补助,毕业分配工作就可以领工资啦!”

最初,我想报读中专,但听了父亲的建议,在中考第一志愿栏上郑重地填上了巴师。之后,我顺利通过了面试、体检,不久就收到了巴师的录取通知书。

那天,乡教育组组长亲自将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里。父亲双手捧着我的录取通知书,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了两遍,仿佛要把通知书刻进脑子里。那段时间,父亲请人用樟木打了一个箱子,打算让我带去学校装衣物用品。按

旧照片里的温情

□ 纯 光(毛南族)

学校的要求到派出所帮我办理了户口迁移,将我名义上的责任田退回队里,还没有上学,我就变成非农业户口了。

去学校的前一天,父亲请来亲朋好友欢聚一堂,摆酒祝贺。我说:“对门家的万祖哥考上河池师专,那才是值得祝贺的呀,我考上一个师范算得了什么呢?”父亲说:“考上大学当然值得高兴,但考上师范也是端上了铁饭碗,为什么不能让自己高兴一下呢?我们不用读高中,毕业照样可以领工资,那不该庆祝啊!”

酒桌上,父亲兴奋地拍着胸膛说:“明天我要送阿光去学校,顺便去巴师看一看呢!”虽然心里不大情愿让父亲送我,但是父亲决定的事就很难改变。

第二天,我们早早起来收拾行李。父亲将樟木箱从角落拿出来,用绳子绑住箱子两边的铁环,然后用扁担将行李袋和木箱挑起来,昂着头步履稳健地走在前头。我则像个跟班似的走在后面,背着父亲的帆布挂包,里面是母亲昨晚连夜包好的一大袋粽子。

我和父亲搭一辆后三轮到金城江汽车总站,父亲将箱子和行李拿上车顶的行李架绑好后,我们就挤上了开往巴马的客车,一路颠簸朝着巴师驰去。山区公路蜿蜒曲折,时而上坡,时而下坡,有女人和小孩承受不了折腾,在玻璃窗口和过道上吐了一大堆东西,这让原本夹杂着汗味、汽油味的空气更加难闻。

我靠在座位上陷入似睡非睡之中,偶尔睁开眼,人目的尽是看不到边际的山林树木,以及绿树掩映的山里人家。约摸下午五点多,汽车驶进了巴马县城汽车站。我们下了车,车站里人来人往。父亲正想找人询问巴师往哪走,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迎上前问:“你是要去巴师报到的新生吗?”我点点头。原来,学校在新生报到的当天,在车站设置了新生接待处,安排人员负

责做好接待引导工作,刹那间,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。他们麻利地将行李搬到接送新生的汽车上。坐上车,在县城的街道拐了几个弯,就到了学校。

在新生报到处办完手续,在师兄的指引下,我和父亲拿着箱子和行李袋来到学生宿舍。我到的时候,宿舍里已经来了七八位同学,大家互相自我介绍,拿出从家里带来的食品一起品尝,很快便熟络起来。看到我和同学们相处融洽,父亲便说自己要去校园走走,感受学校的人文气息。我则和同学一起去领棉被、蚊帐以及其他生活用品。时间过了好一阵,可还不见父亲回来。我心里有些着急,这时候已经准备开饭了,父亲去哪里了呢?

这时,父亲从宿舍的一头走过来,对我说:“阿光,带你去一个老乡家吃饭。”我一下愣了神,什么时候巴师有老乡?说也巧,父亲在校园和一位老师交谈时,说起自己是送孩子来报到的环江乡村教师。那位老师说:“学校有位环江籍老师韦广寿。”父亲一下子记起来,说:“几年前,一位朋友的孩子曾经考入巴师,也叫韦广寿,不会就是他吧?”“既然到了巴师,就去拜访一下。”这位老师热情地带着父亲去见了韦老师。虽然韦老师未必识得父亲,依然真诚地邀请父亲带我到他的住处一起吃晚饭。

父亲带着我穿过足球场,在一排瓦房前停下来。父亲敲开一扇虚掩的门,里面传来“请进”的声音,韦老师正在下厨房炒菜呢!

走进韦老师宿舍,我们看到墙上挂有不少韦老师精心创作的美术作品,在此之前,我从未见到油画、水墨画之类的美术作品,这让我大开眼界,内心油然而生一股深深的敬意。韦老师叫了两位同事陪父亲喝酒,父亲一高兴就多喝了两杯,不断地夸赞韦老师为环江争气。那晚,我才知道韦老师和韦扬、方小礼是同一届毕业的学生,因为美术绘画特别出色得以留校任教,

其实只不过大我四五岁而已。韦老师像大哥那样耐心地跟我说:“学习就像一场马拉松,比拼的是毅力和耐力,只有坚持到最后才有可能取得成功!”从那刻起,我记住了韦老师的话,也一直在努力着。

翌日,父亲和韦老师道别后,要乘车回去了。我有些不舍,向班主任黄景双老师请了假,送父亲到车站,一路走过拴着牛马的街巷,走过邮政局、百货大楼,走过金水桥时,父亲向左边撇了一下脸,说:“我们去照一张相吧!”

我往左边一看,写着“金水桥照相馆”字样的招牌在晨光中反射出耀眼的光芒,照相馆的师傅正在洒水清扫门面。进店,师傅拿出一张靠背椅,让父亲坐下,我靠在父亲左侧站着。师傅调好镜头,叫我们放松一些,然后按下快门,“咔嚓”一声,时间仿佛定格在那一刻,那一年父亲50岁,我还未满16岁。

当站在汽车站大门边,看着父亲乘坐的车子渐渐驶去,我眼睛一下子湿润了,我第一次体会到“父子情深”这个词的内涵,它像一枚子弹,瞬间把我击中。几天后,我去照相馆领取相片。相片中,父亲坐在靠椅上目光沉静、坦然,他的内心风轻云淡,满目阳光,他的儿子考上了巴师,这是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情,他把这段美妙的时光剪辑了下来,一辈子珍藏心底。

如今,父亲已年近九旬,患上了健忘症。但是,他送我去巴师的经历,却一直烙在他的脑海,即使住过两次医院,境况还是大不如前,可我和他谈起巴师的事情来,他依然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年送我去学校时的情景。

在父亲的书桌上,一大块玻璃板下压着几张照片,其中一张就是当年父亲送我去巴师拍下的照片。几十年的光阴一闪而过,没有谁能够逃出岁月的洗礼,一些往事会随风远逝,而一些记忆却历久弥新,愈显珍贵,永远温暖着我们的内心。



野 菜 汤 和 辣 蘸 料

□ 贺虹婷(壮族)

自记事以来,口腔溃疡一直与我相随,让我备受折磨。每到此时,我就万般想念母亲的野菜汤搭配辣蘸料,这是母亲专门治疗我口腔溃疡的良方。

母亲喜清淡饮食,我却无辣不欢,每次过度食辣,过后便饱受溃疡之痛。母亲也不言语,只是每顿饭都会默默地上一碗野菜汤。

孩童时我就天真地问母亲:“难道家里没有肉吃吗,为什么顿顿都吃野菜啊?”母亲却说:“这对你好。”我缠着询问理由,她总是笑而不语,调配一小碗辣椒蘸料,让我蘸着吃。

母亲煮的野菜汤和蘸料的搭配,可是有点门道的。若是马蹄菜、百花菜这类较微苦的菜汤,就要搭配干辣椒粉蘸料;若是玉米、南瓜和竹笋混煮这类较清甜的菜汤,就得搭配生辣椒蘸料。我更喜欢的是微苦的马蹄菜汤,每次回家,饭桌上总会有野菜汤和辣蘸料,即便没有美味佳肴,我也能吃下两大碗饭。

我问母亲:“怎样才能做好辣蘸料?”母亲说:“其实也没有什么独特秘方,生辣椒蘸料,就是将生辣椒、西红柿切碎,加入一两滴香油,搅拌均匀,然后放到蒸锅里蒸上几分钟。辣椒粉,就是将菜市场买的干辣椒,再干炒一遍,然后就将它舂成粉末,现在市场上大多是机器碾成的,失去了原味。”家里的辣椒粉都是母亲亲手舂好的,那时的我也学着母亲舂干辣椒,但总会被飘散出来的辣椒味呛到,急躁地舂着,结果,舂出来的辣椒粉一言难尽。

高中时期,大街上的早餐店开始用马蹄菜汤作为餐后饮品,那时我才知原来它还有个别名——雷公根汤。

雷公根又名积雪草,俗语叫马蹄菜,性凉,味苦,具有消炎杀虫、解热镇痛等功效,每年三四月在茶树底下、山头上就能看到它们的踪迹,长势微弱,只能看到小小根茎。到五六月便是长势旺盛的时期,根茎变粗,叶子嫩绿,一丛丛的,大老远便能看到它们的丰貌,此时的马蹄菜最嫩最爽口,是菜市场上的“宠儿”。八九月时便渐渐褪去绿色外套,根茎变老,已然步入“中年”。到十一月,叶子变黄,根茎矮小,颇有步入“老年”的味道。令人玩味儿的是,一年四季,它也不曾在哪个季节消亡,无论春夏秋冬,都能在饭桌上看见一碗马蹄菜汤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在外也吃过许多不同的蘸料,麻酱蘸料、小米辣蘸料,也吃到过辣椒粉蘸料、生辣椒蘸料,可怎么吃,都吃不出母亲亲自调的那个味道。

我外出住时常上火,却依旧改变不了喜食辣的习惯,连同事都调侃说:“一周七天有五天都在口腔溃疡。”经咨询医生才知道,我天生体质湿热,肝火旺盛,需要清淡饮食,补充维生素,方可缓解溃疡之痛。原来母亲口中“对我好”的奥秘竟是如此。上学时母亲给我杯里装的都是野菜汤,电话提醒的都是多喝那野菜汤,工作后呼唤我回家吃饭的也是那野菜汤,那碗菜汤,正是母亲用尽心思却又无声的关爱。

母爱知道我的饮食喜好,即便这种喜好会让我饱受溃疡之痛,但她却不曾否定,而是默默用另一种办法来帮我缓解疼痛。母亲是那样温柔的一个女子,这种温柔足以胜过一切疾言厉色,足以唤醒我内心的自觉,这样的温柔,永远是我无以为报的恩情。